

“曾国藩文论抄录吴铤《文翼》”说考辨

蔡德龙

在清代古文发展史上,曾国藩地位显赫,被视为“桐城派中兴的盟主”和“湘乡派”开山的祖师^①。他的古文理论源于桐城,又不拘于桐城,对晚清古文创作和文章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散见于日记、书信、评点、读书笔记、文章选本等批评形式之中,未有对自身文论作系统总结的文话著作^②。曾氏门下弟子薛福成编有文话《论文集要》四卷,收录自韩、柳至方苞、姚鼐、曾国藩论文之语,其中曾氏文论所占篇幅尤重,约为全书四分之一强,故而此书实可视为曾国藩文论小结,向来受人重视。书中有些论断甚为精辟新颖,如“退之以杨子云化《史记》,子厚以老、庄、《国语》化六朝”一段、“望溪规模极大而未能妙远不测,风韵绝少,然文体自正”^③一段等等,长久以来,被视为曾国藩的独创,成为其清代文论名家身份的添锦之花。然事又有大谬不然者,据晚清刘声木考察,曾国藩所论亦多有所本,原非自创。刘声木《荃楚斋四笔》称:“《论文集要》四卷,石印写字袖珍本,其卷三一卷共廿二页,即为文正论文之语。……惟其中颇多钞录阳湖吴耶溪茂才铤《文翼》三卷中语。”^④此论揭发曾国藩文论与吴铤《文翼》之承袭关系,可谓振聋发聩,惜未引起后人注意。今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刻本《文翼》,对此公案,试作考辨如下。

吴铤(1800—1833),字耶溪,江苏阳湖人,从吴德旋受古文法,著有《绍韩书屋文钞》、《诗钞》、《文翼》。“道光某年至京师应乡试,不获第,愤郁成疾,

①周作人: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5年,第48页。李详:《论桐城派》,《国粹学报》第49期,广陵书社,2006年,第9册,第5146页。

②曾国藩《致刘蓉(咸丰八年正月初三日)》云:“《论文臆说》当录出以污尊册,然决无百叶之多,得四十叶为幸耳。”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一》,岳麓书社,1990年,第612页。《论文臆说》当是曾氏所作之文话,惜未见传世。王水照先生《历代文话》所收曾国藩《鸣原堂论文》具有评点性质。

③薛福成: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,光绪二十八年(1902)石印本,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以下所用版本同。

④刘声木:《荃楚斋四笔》卷六,见《荃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第791页。

卒于旅社,年甫三十有三耳”^①。刘声木盛推其才学,称:“其文淡泊淳闷,堪与其师争烈,或且过之。以铤之才与其学,必能远追汉、唐作者于数千载之上,以成一家之言,惜年仅三十有三而卒。”^②吴铤歿后,《文翼》遗稿为同里刘莲舫、歙人王守静所得,传写至吴德旋手中,后得吴德旋友人之助于道光十六年刊刻行世。刘声木所见三卷本《文翼》与上海图书馆藏本均为此版。此外,《文翼》的手稿本亦曾行世。民国间,罗继祖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集部诗文评类撰稿时,即列有“《文翼》四卷,手稿本”一目,其云:“清吴铤撰,铤字耶溪,自署间里为阳湖人。书四卷,皆以小行楷写之。无序无跋,亦无凡例、题识。……第四卷纯为论诗之语。”^③道光刻本删去稿本第四卷的诗论,只保留了前三卷文论。而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所收曾国藩文论,主要集中于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(上、下)》之中,将其与《文翼》比照之后,可知刘声木所言不虚,略举数例即可见一斑:

1.韩退之以杨子云化《史记》,柳子厚以庄周、屈左徒、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化六朝,欧阳永叔以《史记》化退之,王介甫以周秦诸子化退之,曾子固以三礼化西汉,苏明允以贾长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,苏子瞻以《庄子》化《战国纵横家言》,于此可以求脱胎之法,于此即可以求变化之法。若拘于一家之文,而步趋绳尺,纵能与之并,不能自成一家言也。南宋朱子文虽杰出,尚不免为曾子固所掩,况其他乎?(吴铤《文翼》卷一)

退之以杨子云化《史记》,子厚以老、庄、《国语》化六朝,介甫以周秦诸子化退之,子固以三礼化西汉,老苏以贾长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、《国策》,东坡以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化《国策》,于此可求脱胎之法,即可求变化之法。若拘步一家之文,即能与之并,不能成一家言。朱子之文杰出,尚不免为子固所掩,况其他乎?(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)

2.八家中惟退之、永叔、子瞻门径最大,故变化处多。明允惟《权书》能化,介甫惟《三经义序》能化,子固惟目录序能化,子厚惟辨诸子、记山水能化,以其与生平所为文格不相似,而实能深入古人妙处也。(吴铤《文翼》卷一)

八家惟韩、欧、东坡门径最大,故变化处多。老苏惟《权书》能化,子厚惟辨诸子、记山水能化,子固惟目录序能化,以其与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实能深入古人妙处。(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)

3.方望溪堂庑甚大而于妙远不测处,概乎其未有闻,故风韵绝少,然文

①王国栋:《〈文翼〉跋》,道光十六年(1836)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以下所用版本同。

②刘声木:《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》,王水照《历代文话》将其与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》合刊,见《历代文话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10册,第9320页。

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: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稿本)》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36册,第574页。

体极正。自望溪前皆不能识得“质而不俚”四字，自不得不推为开山巨手。震川文妙远不测，然转有质而近俚，与夫略拈花朵而反入于谚俗者，此种最难识。望溪修词最雅洁，无一俚语俚字，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，此其文体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。北宋惟王介甫、曾子固质而不入于俚，永叔、子瞻便时不免，然所得于古者既多，便小小出入正是不妨。柳州文以庄周、屈左徒化六朝，然浓丽处间或近于俚，此当于神气意趣间辨之。（吴铤《文翼》卷一）

望溪规模极大而未能妙远不测，风韵绝少，然文体自正。望溪以前皆不失“质而不俚”四字，自不能不推为巨手。归文妙远不测，然转有质而近俚者。望溪修辞极雅洁，无一俚语俚字，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，此其文体之正，而才不及古人也。北宋惟曾、王不入于俚，永叔、东坡便时不免，然所得于古者既多，即小有出入，正是不妨。柳文穠恶处间或近俚，此当于神气意趣间辨之。（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）

4.“太史公之洁，全在捭落千端万绪，至字句则无不无可议者。海峰字句都洁而意不免芜近，非真洁也。”恽子居之言云尔。予谓子居字句极洁而气不免矜躁，非真洁也。子居以海峰笔锐于望溪而疏朴不及，自是知言；而以为才则有馀于惜抱，则非也。惜抱之雅洁古藻远逾于海峰，而文章之妙，洵有如所谓木鸡者，此境正难到。惜抱非才不足也，正以力避矜气，固而存之，不欲自骋其才，而其才之包蕴正可于言外见之。子居论文能见有形，不能见无形，故于惜抱多微词，而不知惜抱之道郁雄骏，正不为古人所掩也。子居以海峰论理未得其正，论事论人未得其平，此言最确。而子居之文强词夺理，病正坐此，要其文之坚峻峭实，绝似晁家令、赵营平，固胜于海峰也。（《文翼》卷二）

史公之洁在捭落千端，才甫字句都洁而意不免芜近，非真洁也。（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）

毋庸多举，已可见出二书关系实非一般。上述八则文论，除最后一则外，内容基本两两一致，只有个别字句略有出入^①。刘声木也据此判定，曾国藩文论多有袭自《文翼》而未注明者。但是否存有另一种可能，即吴铤的《文翼》抄录了曾国藩的言论呢？从时间上看，吴铤卒于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此年曾国藩二十二岁，业已成年，尚难以排除这种可能。但以著述体例而言，《文翼》不会摘录曾氏言论而不言明。《文翼》虽广泛征引诸家言论，但皆一一标明出处，并不掠美，且常在前人立论基础之上加以申说，而非简单的过录，正如王国栋为《文翼》所作跋语云：“虽系纂述前人语言，然颇附己见。且有折中。”如上引“太史公之洁，全在捭落千端万绪”一段，原本出自恽敬《大云山房文稿》言事卷一

①如第六则“望溪以前皆不失‘质而不俚’四字”一句，对照《文翼》相关文字可知，《曾文正公论文》中的“失”字显系“识”字之误。

《与章澧南》，吴铤不但指出是“恽子居之言云尔”，且接过恽敬话端，进而对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、恽敬之文皆有评议。反观《曾文正公论文》则是径直引用，并未注明出处，易使人误以为是曾国藩原创。

吴铤文论思想深受其师吴德旋（仲伦）影响，二人平日常常“往复论辨”^①，而吴德旋曾请益于姚鼐，论文亦以其为依归，因此，吴铤《文翼》常以姚鼐、吴德旋文论为基础而进一步申说。上引“韩退之以杨子云化《史记》”一段，论述古文创造中“因”与“变”之关系，即脱胎于姚鼐、吴德旋文论，对此吴铤并不讳言，《文翼》卷一云：“惜抱云：‘韩退之不可到也，能寻求退之未竟之长引而伸之，以益吾短，则可矣。’夫雄奇固退之已竟之长也，孰能当之哉？永叔则以妙远化退之之面貌而尽易之，介甫则以瘦劲化退之之面貌而尽易之，此皆从退之门径入而能脱化者也。子固学西汉变而为渊雅，明允学《战国策》、周秦诸子变而为坚峻，子瞻学纵横家言变而为逍遥震动。此则不从退之门径入而自能脱化者也。”卷二曰：“仲伦先生云：‘退之叙事以子云熔铸《史记》，惜抱以归熙甫熔铸韩、欧，故无模仿之迹，是所谓辟新境也，故其境不穷而佳处不为古人所掩。’”古文创作既需要师法古人，更需要开辟“新境”，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，方可摆脱古人模样，拥有自家面貌。吴铤以姚鼐、吴德旋论文之语为基础而加以深化，渊源有自来，自然不可能是袭自曾国藩文论。

综上，可以确定是《曾文正公论文》抄录了《文翼》而未注明，但若据此便认定曾国藩为文抄公，亦属仓促。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》专录曾国藩文论，部分条目标明出处^②，有些条目则未言出处，抄录《文翼》的条目即全部未注出处，通过查考，发现这些条目的内容亦不见于曾国藩传世著作之中。可以推想，这些抄录《文翼》的条目本与曾国藩无关，应是薛福成编辑《曾文正公论文》时，有误收情况。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标题下有小字云：“据张廉卿手钞本摘录。”则《曾文正公论文》问世之前，已有张裕钊（廉卿）辑抄的雏形本，薛福成据之摘录而成。张裕钊手钞本之存亡，今已不复可知，难晓其原貌如何。今传吴汝纶《古文辞类纂评点》后附有《张廉卿论文语》^③，其内容基本不是张裕钊本人的自创，多有所本，类似辑录式著作，其中见于吴德旋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的就有五则，分别是：

前人谓古人不可有古文气，其说非也。前明多误于此言，故自震川而

①吴德旋《文翼序》云：“耶溪从予学为文，其于文也，所见极深，与予往复论辨，每能匡予之不逮。”

②如前三则分别注明出自曾国藩《复邓孝廉寅阶书》、《复易芝生书》、《复吴子序书》。

③吴汝纶：《古文辞类纂评点》附录《张廉卿论文语》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京师国群铸一社铅印本，南京图书馆藏。以下所用版本同。

外，罕有成者。^①

不受八家牢笼，安有此才分？但如八家范围中有所表异之处，如惜抱所云“寻求昌黎未竟之绪而引申之”，则途辙自正，各就其才，可几于成。

唐人以五律为四十贤人，不可有一字带屠沽气，古文亦然。然而知此者鲜矣，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。所以少作家也。

文章不可不放胆做。

昔人谓文忌爽，非也。《孟子》乃文之至爽者，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亦然。西汉之初，文章之高犹有周秦气，亦正以其爽耳。武帝以后，则文太做作矣。（此则在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中皆为独立条目，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将其与上则“文章不可不放胆做”误合为一条。）

以上五则内容亦见于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。将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与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相校，发现后者自第七则“退之以杨子云化《史记》”至最后一则“退之学《孟子》”，皆见于《张廉卿论文语》，连条目排列次序也大致相同。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中有些本为一则的条目，被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误分为两则甚至多则，有些独立的两则内容，又被误合为一则。误合之例如上文所举“文章不可不放胆做”两段。误分之例如：

谋篇层见叠出，不使人一览而尽，而自首至尾义绪一线。造言雕琢复朴。陈言务去。命意言人所未尝言。运笔、接笔、转笔，最要须令人不测，须转换变化不穷，须出入生杀，老健简明。精悍如纯钩百炼，宝光湛然，出入剗截，当者立碎。^②

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中这段文论分为六层，内容颇为凌乱，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中本为一则内容，且《曾文正公论文上》将双行小注与正文相混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原文为：“精悍 如纯钩百炼，宝光湛然。出入剗截，当者立碎。 创意 言人所未尝言。 造言 琢雕复璞，陈言务去。 谋篇 层见叠出，不使一览而尽，而自首至尾，义绪一线。 运笔 接笔、转笔最要，令人不测。须转换，变化不穷，须劲折，出入生杀，老健简明。”可以推测，今本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与薛福成编辑《曾文正公论文》时所见张裕钊手钞本的内容有相当程度的重合。当日张裕钊或将吴德旋、吴铤、曾国藩等人论文之语抄于一册，薛福成未加甄别便全部作为曾国藩之语而收入《曾文正公论文》之中，《曾文正公论文》中同

①“前人谓古人不可有古文气”一句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后所附《正误表》云：“此句可疑，检元稿即如此。”南京图书馆藏有佚名批本《古文辞类纂·张廉卿论文语》，批注者径用朱笔将“古人”与“古文”互易。吴德旋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作：“威鹤泉谓古文不可有古文气。”《曾文正公论文》作：“前人谓古文不可有古人气。”李光地《榕村语录》也有相关论述：“记得某人说学古文须从朱子起，此言却好。看朱子后来文字，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气调，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。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，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着落，一字不肯落空。人手作文须得如此。”《榕村语录》卷二九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此处标点依《历代文话》本《论文集要》。《历代文话》，第6册，第5811页。

于《文翼》的内容皆是转抄于此,以致曾国藩逝后多年还被蒙上抄袭的嫌疑^①。其实,除了《曾文正公论文》所转抄的《文翼》内容外,《张廉卿论文语》中还有一些抄自《文翼》的条目,如《文翼》卷一云:“震川之疏在虚处,以妙远出之。望溪之疏在实处,以朴质见之。疏字之妙有此二种。”此条亦见于《张廉卿论文语》,一字不差。吴铤病故之时,张裕钊尚为十岁幼童,自是张氏抄录吴铤《文翼》无疑。

刘声木在认定曾国藩抄录吴铤《文翼》之后,深有感慨:“然文正亦非盗取他人书者,当是文正当时实见《文翼》刊本,爱其论文之语,录于《论文臆说》^②中,然未尝书明名氏及书名于卷中,仍未脱明季山人撰述不注出典之恶习,亦不必曲为之讳。”^③颇具了解之同情。此论若变换主语似更为恰当,应是张裕钊雅好《文翼》,故于手抄本中多所摘录而未注明出处,后被薛福成误认作曾国藩语而收入《曾文正公论文》。《文翼》中诸多精彩论断,因被收入《论文集要·曾文正公论文》和《张廉卿论文语》,而被后人当作曾、张之文章学创见予以褒奖^④,二人实受吴铤之恩惠不少。吴铤本人则享年不永,其名不扬,《文翼》亦流传不广,其人其书皆渐至湮没不闻,未免不公。《文翼》一书识见甚高、立论亦精,对历代文章家尤其是清朝方苞、姚鼐、吴德旋、恽敬等人作品,皆有精到评鹭,作为文话著述,其理论价值应得到今人重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出版时,曾国藩已去世三十年。

②曾国藩所作《论文臆说》并未传世,刘声木认为薛福成《论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论文》内容应与失传的《论文臆说》大同小异,故有时以《论文臆说》代指《曾文正公论文》,此处即是如此。

③刘声木:《荃楚斋四笔》卷六,第791页。

④如黄霖先生《近代文学批评史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178页)、叶易先生《中国近代文艺思潮》(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0年,第131页)即将《文翼》中语作为曾国藩语而赞赏。周启庚先生《桐城派文论》(收入陈国球编《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91年,第657、658页)则把《文翼》中语作为张裕钊文章学思想进行评价。